

中旬。

复冯焌光 光绪二年闰五月下旬^①

使来，诵十三、十四两教，备细一一。晤威、梅^②，不着色相，老谋深算，佩服岂有涯量。英果攻华，何至求助于倭？上海屯兵，何待租屋？德强于英，英指全台，德岂能以定海满志？至封关之为伪说，更不待言矣。执事迟之又久，故得此一晤。若于初到时往拜，其拒而不见也必矣。景星亦有信致礼堂，急盼弟之赴沪；其意良厚，特未悉此中曲折耳。外议必有以坐视见咎者。本日得总署书，益信定见之不可移，毁誉利害，均非所敢计也。威使与伯相决（诀）别登舟，而梅酋复至津门，似是绝好机会，又有不愿决裂之语，益觉蔼然可亲。伯相许以宣旨惋惜，似只应中朝之未必允准，断不虑该酋之复有违言。乃一到烟台，即复中变。则无论觐见之万不可许，虽许之亦未见欲之厌也。现在事势如箭，一抵岸则船愈离开，安得不慎之又慎乎？该使来回拜时，如其自拢到题，执事可据理答之；如谓欲与弟面商，阁下可许以立即专函请弟到沪；如其不肯明言，则亦以寒暄了之，幸勿坠其钩距也。八条中，如宣旨惋惜一节，本不难允，特措辞须得体耳。添口岸非无窒碍，第宜昌业已通商，则芜湖本所必经之地，又何惜焉？温州先曾许过，如开亦早开矣。北海未知其地。所不可解者，上有九江，下有镇江，而苦索安庆、芜湖，岂其别有生意耶？八条可迁就及断不可迁就处，其详候续开节略、就正有道。此时熟知洋务者，必曰中国事事不及西人，内顾一无可恃。纵明知其决裂非真，然不予以转圜，则彼成骑虎之势。弄假成真，前车可鉴。此诚确论。然亦思厘税一断，饷源立绝，兵勇即须全数遣撤。无论此后事事听命西人，不能成自主之国。且伏莽四起，何待外侮。天下事尚忍言哉！如其万不能调停，亦中华气运使然，虽万分忍辱，亦无从求活。当华盛顿初起，其军实岂足以敌英国？不过迫到万无生路，战亦死，不战亦死。人人存必死之心，幸而得死中求生之一着，岂能策及万全哉！彼族不露机缄，照会亦无从着笔。朱观察所议，甚有见地，当为抄达总署。第须知醉翁之意不在酒。滇案之更无疑窦，吾辈尚不能如该使知之之深。特彼既借题发挥，我亦随波转舵耳。总署来函并抄件录呈。祇请勋安。

^①沈葆桢于闰五月二十三日奉上谕，令加强两江防务。此信当写于此时。

^②威、梅：威妥玛、梅辉立。